



册府元龟  
卷之六百九十一  
至三



13  
849  
227



43  
849  
227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制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六百九十一

智畧

夫鈞深致遠表微達變之謂智臨事制宜經物成務  
之謂畧盖君子之所以熙民志而贊邦治何莫繇斯  
道也若乃膺長人之寄總連城之政兵農之衆條教  
所出禮俗之化風軌攸繫由漢而下良吏接武乃有

材謀兼蘊幾神獨炤設計策以屏寇盜推恩信而懷  
戎旅撫御夷落而威惠式孚招輯萌庶而流徙來復  
興利以竭地力備患以謹天戒式遏邊圉而保障增  
固居守京邑而輦轂以清斯皆負兼濟之用得馭眾  
之術真王國之傑俊者哉

漢龔遂宣帝時為渤海郡太守渤海左右郡歲饑盜  
賊並起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  
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鈎田器者皆為良民  
吏毋得問持兵者廼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  
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畧相隨聞遂教令卽時

解散棄兵弩而持鉏鈎盜賊於是悉平

孫寶為諫議大夫成帝鴻嘉中廣漢群盜起選為益  
州刺史廣漢太守崑商者太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  
子軟弱不任職寶至部親入山谷諭告群盜非本造  
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渠大遣歸田里自効矯制擅

盜歸故  
云矯制

後漢王閔更始遣為琅琊太守郡人張步聚眾據本  
郡閔為檄曉諭吏人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  
與步戰不勝步掘地寢廣甲兵日盛閔懼兵眾散乃  
詣步相見欲誘以義方步大陳兵引閔怒曰步有何

過君前見攻之甚乎閔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

擁兵相拒

文公張步字

閔攻賊耳何謂甚耶步默然良久

離席跪謝陳樂獻酒待以上賓之禮令閔關掌郡事

關通也

賈融為張掖屬國都尉既到無結雄傑懷輯羗虜甚

太守庫鈞

庫姓即倉月音後也今差中存姓庫音一云丞鈞之後

張掖都尉史

苞

苞字叔文茂陵人

酒泉都尉竺曾燉煌都尉辛彤並州郡

英俊融皆與為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  
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羗胡中不同心

戮力則不能自守權均力齊難以相率當推一人為

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計定而各謙讓成以

融世任河西為吏人所敬向乃推融行河西郡將軍

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冲並孤立無黨

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以梁統為

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彤

為燉煌太守庫鈞為金城太守後隗囂兵寇安定光

武將自西征之先戒賈融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

退乃止融至姑臧被詔罷歸融恐大兵遂久不出乃

上書曰隗囂聞車駕將西臣融東下士眾騷動計且

不戰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車後聞兵罷峻等  
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入引  
公孫述令守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間雖承威靈宜  
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  
資囂執排連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  
持疑則外長寇佐內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  
竊憂之惟陛下哀矜帝深美之

鮑永爲魯郡太守時董憲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  
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項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  
除從講堂至千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

危惡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岳誅  
無道耶乃會人衆修鄉射之里請豐等共會觀視欲  
因此擒之豐等亦欲因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  
噐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光武嘉其畧封爲  
關內侯

魏梁習爲太祖西曹屬漢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  
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  
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爲寇害更相扇動  
往往棊時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  
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疆以爲義從又

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與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于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鮮卑大人言延常爲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爲所畧于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勅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

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爲使諸騎驚駭耶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太祖拔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使屯咸陽以備盧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旣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昔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馬負其妻重騎行遲未及與其衆合而爲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昔叛恐其爲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太喜以昔前後有策畧封爲

裴潛爲太祖倉曹屬時代郡大亂以潛爲代郡太守  
烏凡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  
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  
代郡戶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  
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  
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  
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  
後所畧婦女噐械財物潛案諸郡中大吏與單于爲  
表裏者郝溫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

杜畿代王邑爲河東太守而高幹舉并州反河東人  
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遣  
夏侯惇討之未至荀彧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  
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爲善者無  
主必懼而聽于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  
隣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  
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  
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  
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鄆津  
渡

鄆音豆

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

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議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承事領功曹將較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賞募兵固以爲然從之遂爲賞調發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而少遣兵又入諭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椽史可分遣休息緩急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

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渡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畿不下畧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皆赦之使復其若業

牽招爲鴈門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鈇不斷招旣教民戰陣又表復烏凡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鞏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



是吏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構間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諸郡附塞勅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直羅侯及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仇怨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七有餘萬家繕治陁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心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于是野居晏閉寇賊靜息

趙儼爲扶風太守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

使平難將軍殷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別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人人慰勞又爲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旣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旣等以爲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問行省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爲之元帥旣不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勞

懇切皆慷慨曰生死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卽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旣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爲邪謀若或成變爲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召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籍案累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

儼一日盡遣上道因所留千人分布羅洛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口命益散軍于關中

王觀字偉臺爲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屯居築京候時或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會但勅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以息

孫禮爲滎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爲民作害乃徙禮爲魯相禮至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

招納降附使還爲間應時平泰  
胡質爲東征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  
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  
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

吳殷扎爲零陵太守言於文帝曰今天葉曹氏喪誅  
累見分爭之際而幼童蒞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  
亡宜絳荆揚之地舉疆嬴之數使疆者執戟嬴者轉  
運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指事襄  
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  
春困于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許雒之衆勢必分

歷將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  
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陷城邑乘勝逐北  
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  
於屢退民痛威消時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帝弗能  
用

諸葛恪爲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時山賊未平恪到  
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  
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  
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  
種舊穀旣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畧無所入於是山

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善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越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府恪以伉違教斬以徇以狀表上民間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餘人分給諸將大帝嘉其功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

晉杜預爲荊州刺史咸寧三年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重災潁州襄城自春以來畧不下種浮以爲慮主者何以爲百姓計促處當之預上疏曰臣竊思惟

今者小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停汗高地皆多境壻此卽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爲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預爲思慮者也臣愚謂旣以水爲困當恃魚菜螺蚌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

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啓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于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爲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咸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丘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爲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爲業今無牛犢今既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

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二百斛是爲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卽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千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預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爲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坡場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

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塢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爲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啓宜壞陂其言懇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坡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案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繇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

力此皆水之爲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旣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爲多積無用之水况於今者水潦分溢大爲災害臣以爲與其失當寧瀉之不畜宜發明詔勅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塢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

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腹  
陂之類皆決漚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  
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食  
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塌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  
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預爲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  
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  
體漢氏居人數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  
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  
切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  
陶侃爲江夏太守鷹揚將軍陳敏遣其弟恢來寇武

呂侃與諸軍弁力距恢乃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  
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  
所向必破

宋申恬爲濟南太守時又遷換諸郡守恬上表曰伏  
惟朝恩當加臣濟南太守仰惟優旨荒心散越臣歿  
咎之餘遭蒙踰忝寵私罔已復兼今授豈其愚迷所  
能上答臣近至止卽履行所統究其形宜河濟之間  
應置戍扞其中四處急須修立瓮口故城又是要所  
宜移太原委以邊事緣山諸邏並得除省防衛綏懷  
利便非一呂綽誠効益著深同臣意百姓聞者咸皆

附悅急有迺異二三求宜且房紹之莅郡經年君民粗狎改以帶臣有舊事遠牽太原於民爲苦而瓮口之計復成父牙人情非樂容有不安疆場威刑患不開廣若得依先處分公私乞緝帝從之

顏竣爲丹陽尹時歲旱民饑竣上言禁錮一月息米近萬斛

南齊王玄邈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兄弟同時爲方伯高帝建元初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玄邈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弱攜愛妾二人已去矣烏奴盡輕兵襲州城玄邈奇兵破之帝聞之曰玄邈果不

有

夏侯詳爲新興太守便道先到江陽時始安王透光稱兵京邑南康王長吏蕭穎胄並未至中兵叅軍劉山陽先在州山陽副潘紹欲謀作亂詳僞呼紹議事卽於城門斬之州府乃安

柳慶遠字文和爲魏興太守郡遭暴水流漂居民吏請徙民祀城慶遠曰天降雨水豈城之所知吾聞江河長不可三日斯亦何慮命築上而已俄而水過百姓服之

梁張齊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巴西郡居益州之半



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遠涉多饋遺齊綠路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其能濟辦多此數也後魏于栗磾明元時爲豫州刺史帝南幸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遺事可想乃編次大船構橋於治坂六軍旣濟帝深歎美之

南安王禎孝文初拜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蠻時鈔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乃召新蔡襄城蠻首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叅射限命不中禎卽責而斬之蠻魁等伏強畏威相視股

慄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四十人皆着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僞舉目瞻天微風有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卽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不蠻等卽叩頭曰合萬死禎卽斬之因慰喻遣還自是境無暴掠

苟頹爲司空孝文大駕行幸三州頹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頹率禁兵收掩畢獲內外晏然駕還飲至文明太后曰當爾之日卿若持疑不卽收捕處分失所則事成不測矣今京畿不擾宗社獲安者實卿之

功也

于烈孝文末為散騎嘗侍時齊將陳顥達寇馬圈帝親征之以烈為留守及彭城王勰稱詔召宣武會駕魯陽以烈留守之重密報以孝文凶問烈處分行留神色無變後遷車騎大將軍太尉咸陽王禧友謀反武興王揚集始馳于北邙以告時宣武從禽於野左右分散直衛無幾倉卒之際莫知計之所出乃勅烈子忠馳視虛實烈時留守已處處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此等猖狂不足為慮願緩蹕徐還以安物望帝聞之甚以慰悅

李彥宣武時為徐州刺史延昌二年夏大霖雨川澤皆溢彥相水陸形勢隨便疏通得無淹潰之害朝廷嘉之頻詔勞勉  
 北齊潘樂為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為東雍地界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遂如故楊津為岐州刺史有武功民齋絹三疋去城十里為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劫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出而哭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

獲自是合境畏服  
祖珽爲徐州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開  
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  
聽鳴吠賊無所聞見者不測所以或聞人走空城不  
設警備珽忽然令大叫鼓譟天賊大驚登時走散  
後復結陳向城珽乘馬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  
兵馬乃親臨戰賊先聞其盲謂爲不能抗拒忽見親  
在戎行彎弧從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

李愨爲南荊州刺史當州大都督此州自孝昌以來  
舊路斷絕前後刺史皆從間道始得達州愨勒部曲

數千人徑向懸瓠從比湯舊道且戰且前三百餘里  
所經之處卽立郵亭蠻酋大服  
後周崔猷西魏大統中爲浙州刺史侯景據河南歸  
欵行臺王思政赴之太祖與思政書曰崔猷智畧明  
膽有應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不思政初頓  
兵襄城後於潁川爲行臺并致書于猷猷書曰襄城  
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者也  
潁川旣叱諫官出者數四時中外屬望大寮三數人  
廷辯其事僕射竇易直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  
愕然惟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

獄且曰王師文未獲卽獄未具請出豆盧者與申錫同付外廷勘當人情翕然推重初議申錫抵死顧物論不可又將殺于嶺表帝終悟外廷之言乃有開州之命初申錫旣被罪怡然不以爲意自中書歸私第止于外廳素服以俟命妻出謂之曰公爲宰相人臣位極於此何負天子反乎申錫對曰吾自書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鋤去姦亂反爲所羅網夫人察申錫豈反者乎因相與泣數行下申錫至自居內庭及爲宰相以時風侈靡若耍位者尤取納不顧風俗不暇更方遠古且與貞觀時甚相背矣申錫至此約身謹

潔尤以公廉爲已任四方問遺悉無受者旣被罪爲有司驗劾多獲其四方收領所還問遺之狀朝野爲之歎息丁未詔曰朕以菲德奉茲丕構雖處恭修已不敢暇逸而誠意格物未能弘敷遂使姦兇懷非覲之端藩同日生曰言貌有貴相在陳世已據南海平陳後文帝因而撫之卽拜安州刺史然驕倨恃險未嘗參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復遺以藥猛力感之詣府謁不敢爲非

李詢爲司衛上士武帝建德三年幸雲陽宮委以留府事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敢

入帝聞而善之

隋梁睿周末爲益州總管威振西州夷獠歸附惟南寧酋帥爨震恃遠不賓時高祖總百揆睿上疏曰竊以遠撫長駕王者令圖易俗移風有國嘗典寧州漢氏牂牁之地近代以來分置興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殷衆金寶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太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僞梁置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荊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畧士民贊贊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每年獻

不過數十疋馬其處去益路止一千朱提北境卽與戎州接界如聞彼民苦其苛政思被皇風伏惟大丞相禪贊聖朝寧濟區宇繼後光前方垂萬代闢土服遠今正其時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押捺旣訖卽請畧定南寧自瀘戎已東軍糧須給過此卽于蠻夷徵稅以供兵馬其寧州朱提雲南西爨並置總管州縣計彼熟變租調足供城防倉儲一則以肅蠻夷一則裨益軍國今謹件南寧州郡縣及事意如別有大都督杜神敬昔曾使彼俱所諳練今并送往書未答又請曰竊以柔遠能邇著自前經拓土開疆王

者所務南寧州漢世牂牁之郡其地沃壤多是漢民  
既饒寶物又出名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一則遠振  
威名二則有益軍國其處與交廣相接路乃非通漢  
世開此本爲討越之計伐復之日復是一機以此商  
量決謂須取高祖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  
安未之許後竟遣史萬歲討平之並自睿之策也  
唐敬暉爲衛州刺史時河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  
修城不輟暉下車謂曰金湯非粟而不守豈有棄收  
獲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繇是吏人感悅  
王方翼爲夏州都督屬牛役無以營農方翼造人耕

之法施關鍵使人推之百姓賴焉

王翊爲河中少尹節度留後有悍將凌正者橫猾擾  
軍政因約夜鼓譟斬關以逐翊有告翊者乃縮夜漏  
數刻以差其期賊驚而遁遂戮其首亂者  
康日知爲趙州刺史會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卒其  
子惟岳謀有父位令兵馬使王武俊統衆擊日知日  
知遣使謂武俊曰惟岳孱而無謀何足同反我城堅  
衆一未可以歲月下之且惟岳恃田悅爲援前歲悅  
之丁男甲卒塗地於邢州城下猶不能陷况此城乎  
復給爲手詔招武俊武俊信之遂倒兵入鎮州殺惟

岳

李承建中初爲襄陽節度時李希烈雖歸蔡州留守將較等於襄州守當所掠得財帛什器等繇是使使襄漢往來不絕承亦使腹心臧叔雅往來許蔡厚結希烈腹心周曾王蚡姚愔等及曾謀殺希烈以衆歸朝多承首建謀也累賜密詔褒美之

劉忬爲涿州刺史居數年未洺將兵討田承嗣奏署忬領留府寬緩得衆心時李寶臣爲田承嗣間說與之通謀承嗣又以滄州與寶臣乃以兵劫朱滔于瓦橋洺晚身走乘勝欲襲取幽州忬設方畧鎮撫寶臣

不敢進以功加御史中丞自是洺每將兵皆以忬爲守

韋臯爲鳳翔判官權知隴州營田留後德宗幸奉天鳳翔兵馬使李楚琳殺張鎰以府城叛歸於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於楚琳先是朱泚自范陽入朝以甲士隨因爲鳳翔節度故隴州有盧龍之卒五百人而牛雲光爲之將雲光素事泚泚旣以兵圍奉天雲光因稱疾請臯爲帥將謀亂擒臯以赴泚臯將翟曄知之自臯雲光知事洩遂率其兵以奔泚及汧陽遇泚之家僮蘇玉將使于臯所蘇玉因請雲光曰太尉旣

爲天子矣今使我持詔以韋臯爲御史中丞君可領  
兵士疾返韋臯若承命卽吾人矣如不受彼圖之無  
不濟矣乃反旗疾趨隴州臯迎勞之先納蘇玉受其  
命乃問雲光曰始不告而去今又來者何雲光曰前  
未知公心故前去今公旣受新天子命則復來願與  
公合力立功同生死耳臯應曰大使苟不懷詐請納  
器甲使城中人無所疑衆乃可入雲光以書生視臯  
且以爲信然乃併戈甲臯卽受之乃納其衆明日臯  
伏兵宴雲光蘇玉并陳牛酒犒其卒卽就坐殺其卒  
斬雲光蘇玉首以殉

劉習裔爲陳州刺史貞元十六年韓全義討蔡州敗  
於澗水諸道兵皆走保陳州求舍昌裔登城謂曰天  
子命公討蔡州今乃來陳州義不敢納請舍城外已  
而從千騎入全義營持牛酒勞軍全義不自意驚喜  
歎服

郝士美爲鄂州觀察使貞元末安黃節度使伊慎來  
朝其子宥主習事朝廷未能去會宥母卒于京師宥  
貧其士不發喪士美命從事託他故過其境宥果迎  
之告以凶問先備宥監卽日遣之

呂元膺爲東都留守畿汝防禦使時朝廷方討淮西



鄆賊李師道遣將率兇徒數十人伏雒陽邸潛結嵩  
山群盜欲焚劫雒陽屠衣冠以撓朝廷計指日將發  
會有告者元膺發留守兵捕之賊黨白晝持滿斬關  
而去雒人震恐河南府門往往晝閉留守兵殘弱不  
可倚而元膺坐皇城自若以故居人稍安後數日得  
賊于嵩山斬之

柳公綽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郿縣  
二吏犯法一贓賄一舞文縣令以公綽守法必殺贓  
吏獄具判之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  
文者

漢趙在禮爲晉昌節度使在郡有飛蝗爲害在禮使  
北戶張幡幟鳴鞀鼓蝗皆越境而去人亦服其智焉

册府元龜

卷之六十九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牧守部

六百九十一

招輯

小雅鴻雁之作美其能勞來安集使離散者寧其居  
鰥寡者得其所也若乃總列城之任膺共此之奇或  
仍歲凶荒民居流徙或師旅之後瘡痍未復或寇盜  
群萃侵擾封部或夷狄狙獷密邇亭障乃能懷輯化

册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十九

誘循撫愛養俾疆負者相屬而至安堵者無改其舊  
推以恩信究矣為之革音敦以仁惠殊俗因而款附  
下興樂國之詠上有長城之賴斯固道德齊禮之餘  
風招攜懷遠之美政也

漢王成宣帝時為膠東相流民自占八萬餘占謂隱  
度名數

而來附帝下詔褒之爵關內侯事具牧守  
褒寵門

龔遂為渤海太守時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遂  
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  
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鈎鉏田器者皆  
為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

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畧相隨及聞遂  
教令皆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鈎鉏盜賊於是悉

平州刺史王尊為益州刺史若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服

其威信

後漢郭伋光武時為漁陽太守在職五歲戶口增倍  
後穎川盜賊群起徵拜穎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  
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  
也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關當一土耳深宜  
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賊召吳等數百

人皆束手請假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劾專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假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絡繹不絕

夏恭為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

應奉汝南人為郡決曹吏和帝時大將軍梁冀舉奉茂才先是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之反叛執縣令屯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

煇詔安帝時為武都太守先是羌寇武都詔掩擊破之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

人郡遂以安詔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

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塩米豐賤十倍于

前一云詔始到穀石千盈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歲米八十塩四百流人還歸郡戶數萬人足家

給一郡無事

汝郁為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

戶

霍諤為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

甚為羌胡所敬服

張喬順帝時為交阯太守先是日南象林徼外蠻夷

攻燒城寺殺長吏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

祝良爲九真太守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繇是嶺外復平李固爲梁高從事中郎永和荆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盜寇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信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

种嵩爲益州刺史嵩素慷慨好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葷印夔諸國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嵩至乃復

舉種向化

傅燮爲漢陽太守善卹人叛羗懷其恩化並來降附趙溫爲蜀郡太守桓帝之世板楯數反溫以恩信降服之

劉虞爲幽州刺史轉甘陵相甚得東土戎狄之心又青徐士庶被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視溫恤爲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魏何夔仕漢爲長廣太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爲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

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不兵  
迫之急彼恐夷滅必弁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  
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  
乃遣郡丞黃珍往爲陳成敗承等皆請服夔遣使成  
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

劉繇仕漢興平中爲揚州牧時袁術據淮南繇乃移  
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民多南奔繇攜接收養與同  
憂劇甚得名稱

劉表漢末爲荊州牧荊州人情好擾加以四方駭震  
寇賊相扇處處糜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治其姦猾  
宿賊更爲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充  
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饑皆得資全

張既漢末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  
鍾繇漢末督關中百事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  
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

太祖征關中得以爲資表繇爲前軍師  
蘇則漢末爲武都太守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  
之使爲軍導魯破則綏安下辯諸氏通河西道徙爲  
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  
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

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數千家乃明爲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繇是歸附者自多  
杜襲爲太祖丞相長史隨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  
夏侯尚爲荊州牧時荊州荒殘外接蠻夷而與吳阻漢水爲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  
劉馥爲太祖司徒掾會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

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表馥爲揚州刺史馥旣受命單車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南而歸者以萬數  
梁茂爲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爲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  
郭淮爲雍州刺史安定羌大帥辟蹏又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親理男女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款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正始元

年蜀將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疆中維退遂討  
羌迷當等案撫柔氏三千餘落拔徙以實府中遷左  
將軍  
呂虔爲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窟袁  
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爲寇百  
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示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  
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强者補戰士泰山  
由是遂有精兵完各州郡  
蜀王嗣爲西安圍督汶山太守綏集羌胡咸悉歸服  
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安

張嶷爲越雋太守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  
其率狼路欲爲姑塔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相  
度形勢嶷逆遣親近齋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逢妻  
宣暢意旨離旣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  
將詣嶷嶷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繇是輒不爲患  
吳步騭爲交州刺史時益州大姓雍闓年殺蜀所署  
太守正昂與士燮相聞求欲內附騭因承制遣使宣  
恩撫納繇是見知拜平戎將軍封黃信侯  
虞潭領廬陵太守綏撫荒餘咸得其所



鍾離牧爲海南太守揭陽縣賊率曾夏等衆數千人  
歷十餘年以侯曾雜繪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得牧  
遣使慰譬登時首服自改爲良民  
晉魯芝宣帝初爲天水太守郡隣於蜀數被侵掠戶  
口減削寇盜充斥芝傾心鎮衛更造城市舊境悉復  
又爲并州刺史以綏緝有方遷大鴻臚  
華軼爲江州刺史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有道得  
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  
劉弘爲荊州刺史于時流人在荊州十餘萬戶羈旅  
貧乏多爲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

敘用

褚裒爲丹陽尹時京邑焚蕩人物凋殘裒收集散亡  
甚有惠政

曹攄爲襄城太守時襄城屢經寇難攄綏懷振理旬  
月克服

王彪之爲會稽內史居郡八年豪右斂跡亡民歸者  
三萬餘口

桓宣鎮襄陽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沒賊者八  
千餘人以歸

周處爲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羗歸附雍士美之

宋張茂度爲始興相郡經賊寇解宇焚燒民物凋散百不存一茂度創立城寺弔死撫傷收集離散民戶漸復在郡一周徵爲太尉參軍  
劉道產爲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在州有惠化關中流民前後出漢川歸之者甚多元嘉六年道產表置隴西宋康二郡以領之又爲襄陽太守善於臨民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叛戾不受化者並皆順服悉出緣汚爲居百姓樂業民戶豐贍繇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  
臧熹爲臨海太守郡經兵寇百不存一熹緩緝綱紀

招聚流散歸之者千餘家

陸徽文帝時爲長沙內史母憂去職時張尋趙廣爲亂于益州兵寇之餘政荒民擾元嘉二十三年乃遣徽爲持節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隱卹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靜息民物殷阜蜀土安悅至今稱之王僧虔爲湘州刺史巴峽流民多在湘土僧虔表割益陽羅湘西三縣緣江民立湘陰縣從之  
王景文爲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起兵以焦度爲先鋒及事敗逃官亭湖中爲寇賊朝廷聞其勇甚憂患之使景文誘降度等度將部曲出首景文以爲已鍾

南秦軍尋領中直兵厚待之

張穆爲交趾太守治有異績會刺史死交土大亂穆之威懷循拊境內以寧文帝嘉之

范述曾爲永嘉太守所部橫陽縣山谷險峻爲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賈流通居民安業

梁蕭敷初仕齊爲隨郡內史招懷遠近黎庶安之以爲前後之政莫之及也

楊公則初自高祖舉義師於雍州以公則爲湘州刺

史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並散湘州寇亂累年民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頃之戶口克復爲政雖無威嚴然保已廉慎爲吏民所悅

安成康王秀爲郢州刺史時司州叛蠻曰魯生弟魯賢超秀據蒙籠來降高祖以魯生爲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爲北境捍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讒有去就意秀撫喻懷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

王茂爲江州刺史時九江新罹軍寇民思反業茂務

農省役百姓安之

夏侯亶爲豫州南豫二州刺史壽春久罹兵荒百姓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克復張讚爲湘州刺史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爲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益十萬餘州境大安

江革爲都官尚書出監吳郡于時境內荒儉劫盜公行革至郡惟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寇及省遊軍尉民下愈恐革乃廣施恩撫明行制令盜賊靜息民吏安之

臧嚴歷監義陽武寧郡郡界皆蠻左前郡守嘗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群蠻悅服遂絕寇盜

王褒爲安城郡守及侯景渡江建業擾亂褒輯寧所部見稱

陳沈君理爲吳郡守是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軍國足用咸資東境君理招集士卒修理器械民下悅附深以幹理見稱

後魏于栗磾明元帝時爲豫州刺史洛陽雖歷代所都久爲邊裔城闕蕭條野無煙火栗磾刊闢榛荒勞

來安集德刑既設甚得百姓之心  
韋閻大武時爲武都太守屬告城鎮將郝溫及蓋吳  
反關中擾亂盡心撫納所部

李祥大武時以南土未賓遣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  
州以祥爲軍司畧地至于陳汝淮北之民詣軍降者  
七千餘戶遷之於兗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  
爲太守加綏遠將軍流民歸之萬餘家  
司馬淮字臣之晉汝南王亮之後爲廣甯太守悅近  
來遠清儉有稱大武嘉之賜布六百疋  
李佐爲輔國將軍行荊州事在州威信大行邊民悅

隋前後歸之者二萬許家尋爲正刺史

秦明王翰曾孫禎孝文初爲南豫州刺史淮南人相  
率投附者三千餘家置之城東汝水之側名曰歸義  
坊

韋欣爲彭城內史廣陵侯元衍爲徐州刺史又請爲  
長史帶彭城內史撫綏內外甚得民和

裴宣爲益州刺史善於綏撫甚得羗戎之心後晉壽  
更置益州改宣所莅爲南秦州先是有餘平曷會揚  
孟孫擁戶數萬自立爲王通引梁寇數爲邊患宣乃  
遣使招喻曉以逆順孟孫感恩卽遣子詣闕武興曷

姜謨等千餘人上書乞延更限宣武嘉焉  
高緯為豫州刺史為政清平抑強扶弱百姓愛之流  
民歸附者三千餘戶  
崔鑿為奮武將軍徐州刺史鑿欲安悅新附民有年  
者表求以守令詔從之  
呂羅漢為秦益二州刺史秦益嶮遠南連仇池西接  
赤水諸羌恃嶮數為叛逆自羅漢莅州撫以威惠西  
戎懷德士庶帖然  
伊利為兖州刺史善撫導在州數年邊民歸之伍千  
餘戶

工平原為齊州刺史善于懷撫邊民歸附者  
千有餘家

臨淮王昌弟孚為冀州刺史先是州人張孟郁張洪  
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家  
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  
城願致死效力  
京兆王子推為征南大將軍長安鎮大將性沈雅善  
于綏接秦雍之人皆服  
安豐王孟子延明為都督徐州刺史頓經師旅人物  
彫殘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

尉諾爲幽州刺史時改邑遼西燕土亂久民戶彫散  
諾在州前後數十年還業者萬餘家  
裴慶孫爲郿郡太守當郡都督民經賊亂之後率多  
逃竄慶孫務集之咸來歸業  
李仲璇爲弘農太守先是官牛二姓阻險爲害仲璇  
示以威惠並卽歸伏  
房景伯爲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曾失禮於景伯聞  
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擒之卽署其  
子爲西曹掾命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  
下論者稱之

劉藻莊帝永安中爲南郡主書號爲稱職時北地諸  
羌數萬家恃嶮作亂前後牧守不能制姦異之徒並  
無名朝廷患之以藻爲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  
咸來歸附藻言其名籍收其賦稅朝廷嘉之  
劉桃符爲豫州刺史善撫蠻左爲吏民所懷  
裴他爲荊州刺史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  
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守雖屢征討未能降  
欵他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等聞他風德相  
率歸附於是合境清晏寇賊寢息邊民懷之襁負而  
至者千餘家

李洪之爲秦益二州刺史赤葩渴即羗深居山谷雖相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爲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興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間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之衆羗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于常

史寧爲東義州刺史州旣隣接疆場百姓流移寧留心撫慰咸來復業

崔孝暉爲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之後民戶喪亡六畜無遺斗粟乃至數練民皆賣鬻兒女夏堪大熟孝暉教民多收之郡內無牛教其人種招撫遺散先

恩後威一周之後民大至

司馬裒字遵府西魏大統六年爲北徐州刺史八年入朝文帝嘉之特蒙賞勞頃之河內有四千餘家歸附並褒之鄉舊乃命領河內郡守令安集流人

北齊尉長命爲幽州刺史居北陲土荒民散長命雖多聚斂然以恩撫民多得安集

堯雄爲瀛州刺史時禁網踈濶官司相與聚斂惟雄義然後取復能接下以恩甚爲吏民所懷附

盧潛文帝天保中爲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爲陳兵所敗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爲楊



州刺史勅潛與琳爲南討經畧琳部曲義故多在楊州與陳寇鄰接潛輯諸內外甚得邊俗之和源文宗孝昭皇建中爲涇州刺史以恩信待物甚得邊境之和爲鄰人所欽服前攻破鈔掠多被放遺獨孤永業爲洛州在河南善于招撫歸降者萬計選其爲瓜牙

元景安後主天統中爲豫州刺史景安之在邊州鄰他境綏和邊鄙不相侵暴人物安之又管内蠻多華少景安被以恩威咸得寧輯比至武平末招慰生蠻輸租賦者數萬戶

後周長孫儉從太祖平侯莫陳悅爲秦州長史時西夏州仍未內屬而東魏遣許和爲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舉州歸附卽以儉爲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王雅爲汾州刺史勵精爲治人庶悅而附之自遠至者七百餘家

元偉爲成州刺史政尚清靜百姓悅附流民復業者三千餘家

楊雄爲平州刺史時寇亂之後戶多逃散雄在所慰撫民並安輯

元定爲政州刺史威信兼濟甚得豪羗之情生羗據險不賓者至是並出山谷從征賦焉及代還羗豪等咸戀慕之

劉璠爲同和郡守璠善於撫慰莅職未期生羗降附者五百餘家

辛昂爲渠州通州刺史昂推誠布信甚得夷獠歡心秩滿還京首領皆隨昂詣闕朝覲以昂化洽夷落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梁昕爲東荊州刺史昕撫以仁惠蠻夷悅之流民歸者相繼而至

賀蘭祥爲荊州刺史先是祥嘗行荊州事雖未期月頗有政惠至是重往百姓安之也是漢南流民襁負而至者日有十數遠近蠻夷莫不欵附祥隨機撫納咸得歡心

閻慶爲河州刺史州居河外地接戎夷慶留心撫納頗稱簡惠

尉遲運爲隴州刺史地帶汧渭民俗難治運垂情撫納甚得時譽

泉仲遵爲南洛州刺史留情撫接百姓安之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初蠻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

附朝廷因其所據而授之仍隸東都青和以仲遵善於撫御請隸仲遵朝議以山川非便弗之許也青和遂結安康會帥黃仲寶等舉兵圍東梁州復遣王雄討平之改巴州爲洵州隸于仲遵先是東梁州刺史劉孟良在職貪婪民多背叛仲遵以廉簡處之群蠻率服

韋世康爲司州總管長史于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民胥悅

趙芬爲能州刺史撫納降附得二千戶加開府儀同

三司

隋王長述初仕後周爲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吏人懷之在任數年蠻夷歸之者三萬餘戶朝議嘉之就拜

大將軍

令狐熙開皇初爲滄州刺史時山東承齊之弊戶口簿籍類不以實熙曉喻之令自歸首至者一萬口在職數年風化大洽稱爲良二千石高祖以嶺南夷越數爲反亂徵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

衛玄仁壽初爲衛尉少卿會山獠作亂出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旣到官時獠攻圍太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群獠曰我是刺史衛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疋除遂州總管仍令劍南安撫

劉權大業中爲南海太守行至薊陽會群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逢不與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說以利害而群賊感悅一時降附煬帝聞而嘉之

慕容三藏大業末爲廓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鄰接姦究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悅襁負而至吏民誦頌之丘和爲交趾太守撫諸豪傑甚得蠻夷之心

唐韋仁壽隋大業末爲蜀郡司法書佐高祖入關遣使定巴蜀使者承制拜仁壽雋州都督府長史時南寧州內附朝廷每遣使安撫類皆受賄邊患之或有叛者高祖以仁壽素有能名令檢校南寧州都督寄聽政於越雋使每歲一至其地以慰之仁壽將兵五百人至西泝河承制置八州十七縣戾其豪帥爲牧

刑部文書 招輯  
宰法令肅清人懷歡心

劉政會武德初以衛尉少卿留守太原內輯軍士外和戎狄遠近莫不悅服

趙王元景武德中爲安州大都督其舊安陸都民隋未流宕他所者皆歸之

陳君賓貞觀元年累轉鄧州刺史郡邑喪亂以後百姓流離君賓至纔期月皆來復業二年天下諸州並遭霜澇君賓一境獨免當年多有儲積蒲虞等州戶口盡入其境逐食太宗下詔勞之

党仁弘貞觀初授南寧州都督夜郎之表聲教久絕

仁弘下車招撫遠近安輯

李素立貞觀中累轉揚州大都督府司馬時突厥鐵勒部相率內附太宗於其地置渤海都護府以統之以素立爲瀚海都護又有彌泥熟別部猶爲邊患素立遣使招諭降之夷人感其惠牽牛以饋素立素立惟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爲建立廨舍開置屯田

崔知溫高宗時爲蘭州刺史會有黨項三萬餘帳來寇州城城內勝兵旣少衆大懼不知所爲知溫使開城門延賊賊恐有伏不敢進俄會將軍權善才率兵來救大破黨項之衆餘首領乞降欲盡坑之以絕後

患知溫力語其下曰古之善戰誅無譙類禍及後世且山谷崢嶸草木幽蔚萬一變生悔之何及善才然其計又欲分降者五百人以與知溫知溫曰向論安危之策乃公事也豈圖私利哉固辭不受黨項餘衆繇是悉皆降附

馮元常則天時授眉州刺史劍南先時火光賊夜掠居人晝潛山谷元常至喻以恩信許其首露仍切加捕逐賊徒捨噐仗面縛自陳者相繼又轉廣州都督便道之任不許詣都尋屬安南首領李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剽陷州縣勅元常討之率士卒濟南海先馳

檄示以威恩喻以禍福嗣仙徒黨多相率歸降因縱兵誅其魁首慰居人而旋

裴懷古則天時始安賊歐陽倩擁徒數萬剽陷州縣授懷古桂州都督仍克招慰討擊使纔及嶺飛書招誘示以禍福賊徒迎降自陳爲吏人侵逼乃舉兵爾懷古知其誠懇乃輕騎以赴之左右曰夷獠難親未可信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于神明況於人也因造其營以慰喻之群賊喜悅歸其所掠財貨納于公府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盡皆款附嶺外悉定薛登本名謙光中宗時檢校常州刺史屬宣州狂寇

鍾大臣作亂百姓奔走謙光嚴備安輯合境肅然在官未期流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

宋慶禮開元中累遷貝州刺史仍爲河北支度營田使初營州都督府置在柳城控帶奚契丹則天時都督趙文翹政理乖方兩蕃反叛攻陷州城其後移于幽州東二百里漁陽城安置開元五年奚契丹各款塞歸附玄宗欲復營府於舊城侍中宋璟固爭以爲不可獨慶禮盛陳其利乃詔慶禮及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騎衛將軍邵宏等克使更於柳城築營州城興役三旬而畢俄拜慶禮御史中丞兼檢校營州都督

開屯田八十餘所追拔幽州及漁陽淄青等招徠商胡爲立店肆數年間營州倉廩頗實居人漸殷鮮于叔明代宗永泰大曆間爲東州節度使兵荒之後彫殘頗甚叔明理之近二十年招撫其毗庶克落皆獲安集

張延賓大曆二年拜河南尹克諸路營田副使河維久當兵衝間井丘墟延賓勤身率下政尚簡約疏導河渠修築宮廟數年間流庸歸附邦畿復完詔書褒美之

崔灌大曆中爲澧州刺史下車削去煩苛以安人爲

務居二年風化大行流亡襁負而至增戶數萬  
韓滉德宗建中初繼爲蘇州潤州刺史安輯百姓均  
其租稅未及踰年境內稱理

張建封興元初爲豪壽廬等三州觀察使大修緝城  
池悉心綏撫遠近悅附

袁滋正元中出爲華州刺史中丞潼關防禦鎮國軍  
使以寬易清簡爲政百姓有至自他境者皆給牒以  
居曰義合里專以慈惠爲本人甚愛之

曲環正元中爲陳許觀察使時陳許州以李希烈擾  
亂遭剽煩甚人多逃竄他邑以避禍環勤身恭儉賦

役均平政令寬簡不三二歲襁負而歸者相編訓農  
理戎兵食皆豐羨

殷侑爲滄景節度觀察等使時滄州百戰之餘僅無  
人煙侑至之日以仁惠爲理襁負而歸者衆焉

姜暮爲秦州刺史至州撫以恩信盜賊悉來歸首士  
庶安之

馬樞文宗開成中爲安南都護上言當管羈縻州首  
領或處巢穴自固爲南蠻所誘久不招喻事有可虞  
臣自到鎮約以信誠曉之逆順令諸首領懇發忠言  
願納賦稅其武陸管伏請改爲武陸州從之



梁韓建初仕唐爲華州刺史河潼經大寇之後戶口  
流散建披荆棘闢汙萊勸課農事樹植蔬果出入閭  
里親問疾苦不數年流亡畢復軍民克實

趙克裕唐末領亳鄭二州刺史時關東藩鎮方爲蔡  
寇所毒黎元流散不能相保克裕妙有農戰之備復  
善于綏懷民賴而獲安者衆太祖表爲河南節度使  
成汭爲荊州節度使是時荊州經巨盜之後居民纔  
一十七家汭撫緝凋殘勵精爲理通商務農勤於惠  
養比及末年僅及萬戶時韓建披荆棘以緝華州亦  
善於綏撫故其時號比韓南郭郭卽汭舊冒之姓也

張歸厚權知洛州是郡嘗兩爲晉人所陷并邑蕭條  
歸厚撫之數月之內民庶翕然太祖自鎮定還觀其  
緝理之政大嘉賞之

高季興爲荆南兵馬留後荆州自唐乾符之後兵火  
互集并邑不完季興招輯離散死民歸復太祖嘉之  
乃授節鉞

謝曠爲宣義軍留後在滑州十三年部內增戶約五  
萬益兵數千人  
後唐李嗣昭爲潞州節度使被圍歷年城中士民饑  
死大半廩里蕭條嗣昭緩法寬租勸農務穡一二年

間軍城完集三面隣於敵境寇鈔縱橫設法枝梧邊鄙不聳

李存賢為慈州刺史慈與晉絳接境存賢招懷控撫頗得隣和

漢王周初仕晉為荊州節度使先是前帥張彥澤在任苛虐部民逃者五千餘戶及下車革前弊二千餘

事逃民歸復賜詔褒美

周劉禧廣順初為單州刺史自之任招復逃戶二千四百六十七

翟光鄴廣順中為青州防禦使時郡民喪亡十之六

七而招懷撫喻視之如傷故期月之間流亡再集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收守部

卷之六百九十三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六百九十三

自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而守尉皆領兵至晉武平

吳去州郡武備其後盜賊四起以至大亂山濤之論

精矣若乃百城提封之廣比屋士民之富或因歲凶

荒燻聚不逞合鳥鳥之眾弄潢池之兵竊法干紀敢

册府元龜 牧守部 卷之六百九十三

行稱亂至於邊城候望之所羗戎走集之地或伺間而入寇或屬國之內叛烈火燎原當急圖于撲滅農夫去草非可使其滋蔓盖有乘其便宜不暇中覆率厲士衆摧鋒致討震耀國威攘除民患固已名載勳籍事藏策府其或鄰敵接畛申嚴警備拒戰而克勝交侵而大獲者其績亦茂矣詩云于城傳云保障皆是之謂歟

漢末買臣武帝時召待詔會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令發丘

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帝拜買臣會稽太守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田廣明爲淮陽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男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

陳立爲牂牁太守立臨邛人前爲連然長不韋令

皆盜

州縣也

蠻夷畏之及至牂牁諭告夜郎王興不從命立

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且同亭

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人見立立  
 數責因斷頭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  
 士眾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以釋解鉤町王禹漏卧依  
 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  
 指與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  
 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阨為壘  
 立使騎兵絕其饗道從反間以誘其眾都尉萬年曰  
 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立怒叱  
 戲下令格之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  
 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

夷徵詣京師

趙護為河東都尉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六  
 十餘人攻官寺募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黨與浸廣  
 犯歷四縣眾且萬人拜護為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  
 郡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賊黨相捕斬而旬  
 月平遷為執金吾賜黃金百斤來者赦其本罪  
 嚴訢為汝南太守永始三年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  
 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郡國十  
 九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  
 節督趣逐捕訢捕斬令等遷為大司農

後漢耿況為上谷太守更始時五校賊二十餘萬北

寇上谷況與子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建武初漁陽

太守彭寵反征虜將軍祭遵屯良鄉縣名屬涿郡驍騎將

軍劉喜屯陽鄉縣名故城在今幽州故安縣西北以拒寵寵遣弟純

將匈奴二千餘騎寵自引兵數萬分為兩道以擊遵

喜胡騎經軍都縣名屬廣陽郡有軍都山在西北舒襲破其眾斬匈奴

兩土寵乃退走況復與舒攻寵取軍都

鈿期為虎牙大將軍建武初檀鄉五樓賊入繁陽內

黃縣名繁陽在今相州內黃在西北又魏郡大姓數反復而史始將

卓京京一作原謀欲相率反鄴城帝以期為魏郡太守行

大將軍事期於郡兵擊卓京破之斬首六百餘級京

亡入山追斬其將於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繁陽內

黃復斬數百級郡界清平

鮑永為諫議大夫建武初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

百姓乃拜永為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

千人

寇恂建武初為河內太守坐擊考上書者免是時潁

川人嚴終趙敦聚眾萬餘與密人賈期連兵為寇恂

免數月復拜潁川太守與破奸將軍侯進俱擊之數

月斬期首郡中悉平

陳俊為瑯邪太守建武八年張步既降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弘監欲招其故眾乘船入海俊追擊斬之

王霸為上谷太守建武九年領屯兵捕虜無拘郡界

拘服也明年霸與吳漢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

覽詔霸與漁陽太守陳訢將兵為諸軍鋒匈奴左南

將軍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於平城下破之追出

塞斬首數百級十三年將弛刑徒起亭障自代至平

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

奈形為遼東太守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

嘗為士卒鋒數破走之建武二十一年秋鮮卑萬餘

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

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悉皆棄兵裸身散走

斬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匹自是後鮮卑震怖畏彤

不敢復闚塞明帝永平元年彤使鮮卑擊赤山烏桓

大破之斬其渠帥

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

廉范永平中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太入塞烽火日通

故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

聽自率士卒拒之虜眾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

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

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爇其三頭

手持一端使敵人望疑兵士之多也

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

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

蓐食早起食于寢蓐中也斬

首百級虜自相隣藉死者千餘人

隣藉也藉相陷藉也

繇此不

敢復向雲中

耿夔為遼東太守和帝元興初貊人寇郡界夔追擊

斬其渠帥

王堂拜巴郡太守安帝永初中回羗寇郡堂馳兵赴

賊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為立祠

法雄為青州刺史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寇海濱

雄與御史中丞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斬首溺死

者數百人餘皆奔走收器械財物甚眾會赦詔到賊

猶以軍甲未解不敢歸降於是王宗召刺史太守議

皆以為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勇不可

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浮海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

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勢必解散然後圖

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聞大喜乃還

歸畧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恐遁走遼東

止海島上五年春乏食復抄東萊間雄率郡兵擊破

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文等共斬平之於是州界

清靜



楊璇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尅共會賊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王衡爲吳郡太守順帝永和三年郡丞牟珍反攻郡府衡破斬之

張綱爲御史漢安元年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

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梁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旣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旣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乃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楊交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

不料彊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無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喘息湏臾聞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旣陷不義復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解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

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遇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摧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

魏朗爲九真都尉先是九真賊起朗到官獎勵吏兵討破群賊斬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

杜尚爲右校令延熹中長沙零陵賊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又豫章艾縣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遂反謁者督州郡討之不能尅乃擢尚爲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出兵二年群寇悉定後遷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與戰破之戎狄憚畏

李顥巴郡人爲太尉掾延熹五年益州郡諸夷反叛  
執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不能尅朝議以  
爲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師遠役不如棄之顥建策  
討伐乃拜顥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  
平之還得雍陟顥卒後夷人復叛以廣漢景毅爲太  
守討定之

陳奉爲桂陽太守延熹六年桂陽盜賊李研等寇郡  
界奉與戰大破降之

陸康爲議郎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夷結十餘  
萬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

等餘黨悉降

張堪爲漁陽太守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十  
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

黃琬爲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之  
威聲大震

翟酺爲酒泉太守叛羌千餘騎從燉煌來鈔郡界酺  
赴擊斬首九百擊羌衆幾盡威名大震

皇甫規爲泰山太守初規以詩易教授時泰山賊叔  
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事時徵  
規拜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畧寇虜悉平

臧旻爲揚州刺史時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  
大將軍立其父生爲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旻率  
丹陽太守陳寅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爲人患  
旻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  
夏育爲北地太守會鮮卑入寇育率休著屠各追擊  
破之遷育爲護烏桓校尉

耿臨爲玄英太守靈帝建寧二年高句麗王宮死子  
伯固立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

朱儁爲交阯太守先是儁爲蘭陵令光和元年合浦  
交阯烏滸蠻叛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沒郡縣人交阯

部群賊並起牧守輒弱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  
餘人與海南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卽拜儁刺史  
令過本郡募簡家兵及所調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  
入旣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  
威德以震動其心旣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  
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  
賜黃金五十斤四年儁討交阯合浦烏滸蠻破之後  
爲太僕賊帥恒山人張燕寇河內逼京師於是出儁  
爲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

王允中平元年爲侍御史黃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

史辟荀爽孔融等為從事除其黨討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等受降數十萬

何苗為河南尹中平四年滎陽賊數千人群起故燒郡縣殺中牟縣令詔苗出擊之苗攻下群賊平定而還

和續為廬江太守揚州黃巾賊攻舒州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已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并勢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

安風安風縣屬廬江郡賊戴風等作亂續復擊破之斬首三

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為平民賦與佃器使

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

頡攻沒六縣拜續為南陽太守發兵與荊州刺史王

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

續為上言宥其枝附

劉虞為幽州牧前中山相張純叛入烏桓與鳩狷

王等攻破清和平原虞到州罷省屯兵務廣恩信遣

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弘開計善路又設賞購純走

出塞餘皆降散純為其客王政所殺函首詣虞北州乃定

李章爲瑯邪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遂  
 囚太守處興處姓也而據營陵城章聞卽發兵千人馳  
 往擊之掾史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  
 發章按劍怒曰逆虜無狀囚劫郡守此何可忍若坐  
 討賊而死吾不憾也遂引兵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  
 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  
 還興歸郡以狀上聞悉以所得班勞吏士  
 陶謙爲陽武都尉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爲徐州刺史  
 擊黃巾破走之  
 應邵爲泰山太守黃巾賊三十萬衆入郡界邵糾率

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  
 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却郡內以安  
 魏董昭漢末爲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  
 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爲間乘虛掩討輒  
 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  
 滿寵漢末爲許令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  
 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太祖憂之以寵爲  
 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壁  
 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二  
 萬兵三千人令就田業

陳登爲廣陵太守吳孫權圍之登令功曹陳矯求救於太祖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旣退登多設間伏勒兵追奔大破之  
鄭渾爲左馮翊時梁興等畧吏民五十餘家爲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脇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諭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歛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擊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

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諭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就郡助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脇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人磴山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畧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繇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

梁習爲并州刺史烏丸王魯昔叛還并州習令從事張景募鮮卑逐昔昔爲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昔叛

武功  
恐其爲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習前後有策  
畧封爲關內侯

何夔爲長廣守牟平賊從錢衆亦數千夔率郡兵與  
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衆三千餘家脇昌陽縣  
爲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畧使離散之旬月皆平  
定

蘇則爲金城太守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羗胡圍越越  
卽請服太祖崩西平趙演叛稱護羗校尉則勒兵討  
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則護羗校尉賜爵關內  
侯後演復結旁郡爲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

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  
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  
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畧羗胡以從進郡人咸以爲  
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  
詔不得西渡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羗豪帥謀  
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勸從未必同心因蒙擊  
之善惡必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旣獲益重之實  
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  
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旣合勢難卒離雖有  
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



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爲變則誘與相見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黨衆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

賈逵爲豫州刺史黃初中與諸將並征吳破呂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

張旣爲涼州刺史酒泉蘇衡反與羗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旣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

徐邈爲撫軍軍師明帝時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羗較尉至值諸葛亮出祈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叅軍及金墉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

牽招爲雁門人守鮮卑大人軻比能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

胡質爲荊州刺史景初元年孫權遣將朱然等二萬人圍江夏郡質擊之退走

母丘儉爲幽州刺史齊王正始七年二月儉討高句驪五月討濊貊皆破之

王基爲荊州刺史嘉平三年正月攻吳破之降者數千人

鄧艾爲兗州刺史母丘儉作亂遣健步齋書欲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城作浮橋司馬景王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賊於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與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逐走之

蜀霍弋爲護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素爲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懷巴落郡界寧靜

李嚴爲犍爲太守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郫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支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雋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赴救賊皆破走

吳朱然字義封大帝分丹陽爲臨川郡以然爲太守授兵一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  
鍾離牧爲南海太守高涼賊率仍弩等破掠百姓殘

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

周魴為丹陽西部都尉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

攻沒屬城乃以魴為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致討遂

生擒綺送詣武昌加昭義較尉

蔣欽為西部都尉會稽治賊呂全秦狼等為亂欽將

兵討擊遂擒全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部將以涇拘

昭陽為奉邑

陳表為翼正都尉嘉和中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

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叅勢表在官三年廣開

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民吳遽等為亂

攻沒城郭屬縣搖動表便越界討遽以破賊遂降陸

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

黃蓋為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以蓋

領太守時郡兵纔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

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

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遠巴醴繇誕

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

益陽縣為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

朱治為吳郡都尉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

拒之於繇拳臣欽若等曰繇拳地名在吳郡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

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太守事

呂岱爲交州刺史時交阯太守士燮卒大帝以燮子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八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卽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

晉王濬爲益州刺史時張弘殺前刺史濬至設方罍悉誅弘等以勳封關內侯

嵇喜初爲江夏太守吳將孫遵李承帥衆寇江夏喜擊破之又爲徐州刺史吳故將莞恭帛奉舉兵反攻害建鄴令遂圍揚州喜討平之

吳彥代陶璜爲交州刺史璜之死也九真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真賊帥趙祉圍郡城彥悉討平之

丁紹爲冀州刺史到鎮率州兵討破汲桑有功加寧北將軍假節監冀州諸軍事時境內羯賊爲患紹捕而誅之號爲嚴肅河北人畏而愛之

羅尚領益州刺史時李特寇成都尚據大城自守李  
流進屯江西尚懼遣使求和是時蜀人危懼並結村  
堡請命於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從事任明說尚曰  
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衆在諸村堡驕怠無  
備是天亡之也可告諸村密尅期日內外擊之破之  
必矣尚從之明先僞降特特問城中虛實明日米穀  
已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說諸村  
諸村悉聽命還報尚尚許如期出軍諸村亦許一時  
赴會二年惠帝遣荊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救  
尚阜已次德陽特遣蕩督李璜助任臧距阜尚遣大

衆掩襲特營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  
卒引趣新繁尚軍引還得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  
出大軍逆戰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  
首雒陽

華譚爲廬江內史時石冰之黨陸珪等屯據諸縣譚  
遣司馬褚敷討平之又遣別軍擊冰都督孟徐獲其  
驍率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戶  
鄧嶽爲西陽太守及蘇峻反平南將軍溫嶠遣嶽與  
督護王愨期鄱陽太守紀陸等率舟軍赴難峻平還  
郡郭默之殺劉喬也大司馬陶侃使嶽平西陽之衆

討之默平遷督交廣二州軍事建武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

鍾雅爲宣城內史錢鳳作逆雅率衆屯青弋時廣德縣人周玘爲鳳起兵攻雅雅退據涇縣收合士庶討玘斬之鳳平徵拜尚書左丞

袁真爲廬江太守攻合肥執南蠻校尉桑垣遷其百姓而還

王廙爲廬江都陽二郡豫討周馥杜弢以功累增封邑

任權爲蜀郡太守斬苻堅益州刺史李平遂平益州

辛景爲臨海太守時孫恩叛亂寇臨海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

劉牢之爲淮陰太守妖賊劉黎僭尊號於皇丘牢之討滅之

桓冲爲江州刺史桓溫之破姚襄也獲襄將張駿楊疑等徙于尋陽冲在江陵未及之職而駿率其徒五百人殺江州都護趙毗掠武昌府軍將妻子北反冲遣將討獲之遷還所鎮

朱序爲江夏相哀帝興寧末梁州刺史司馬勳反桓

溫表序爲征討都護征之以功拜征虜將軍太和中  
遷交州刺史時長城人錢弘聚黨百餘人藏匿原鄉  
山以序爲中軍司馬吳興太守序至郡討禽之事訖  
還交州

周楚從父撫入蜀爲鷹揚將軍健爲太守父卒楚監  
梁益二州時梁州刺史司馬勳作逆楚與朱序討平  
之集冠軍將軍海西公太和中蜀盜李金銀廣漢妖  
賊李弘並聚衆爲寇僞稱李勢子當以聖道三百年  
號鳳皇又隴西人李高詐稱李雄子攻破涪城梁州  
刺史楊亮失守楚遣其子瓊討平之

杜瑗爲交阯太守孝武太元五年十月九真太守李  
遜據交州反六年七月瑗斬遜交州平

辟閭渾爲平原太守太元十七年齊國內史蔣蛄殺  
樂安太守辟閭濬據青州反渾討平之

諸葛長民爲宣城內史于時桓欽聚衆向歷陽長民  
擊走之

魏詠之爲豫州刺史桓欽寇歷陽詠之率衆擊走之  
劉謙之爲始興相安帝義熙末東海人徐道期流寓  
廣州無事行爲僞舊所陵侮因刺史謝欣死合率郡  
小逞之徒作亂攻沒州城殺士庶素恨者百餘傾府

庫招集亡命出攻始興謙之破走之齊平廣州誅其  
黨與仍行州事卽以爲振威將軍廣州刺史  
劉敬宣爲江州刺史時桓玄兄子亮自號江州刺史  
寇豫章亮又遣符寵寇廬陵敬宣並討平之  
宋孟龍符晉末爲淮陵太守與劉藩向彌征桓歆桓  
石康破斬之  
劉懷慎晉末爲徐州刺史亡命王靈秀爲寇討平之  
褚談爲會稽太守富陽人孫法光反寇山陰談遣山  
陰令陸邵討敗之  
徐循爲寧州刺史晉寧太守爨松子反叛循討平之

劉道隆爲徐州刺史司州刺史劉季之反叛道隆討  
斬之

薛繼孝爲義州刺史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殺司馬  
庾深之舉兵反繼孝討斬之

劉道產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郿人黃公生任肅之  
張石之等並譙縱餘燼與姻親侯攬羅興等招引白  
水氏規欲爲亂道產誅公生等二十一家宥其餘黨  
中怙爲北譙梁二郡太守郡境邊榛屢被寇掠怙到  
密知賊來仍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擒殄

沈叔任爲梓潼太守戍涪城東軍旣反二郡強宗侯



九斤元凱武功  
勵羅與聚衆作亂四面雲合遂至萬餘人攻城悉叔  
任東兵不滿五百推布腹心衆莫不爲用出擊大破  
之逆黨皆平  
諸叔度爲廣州刺史時桓玄族人關山聚謀掩廣州  
事覺叔度悉平之  
蕭思話爲青州刺史有亡命司馬朗之元之可之兄  
弟聚黨於東莞發于縣謀爲寇亂思話遣北海太守  
蕭任之討斬之餘黨悉平  
趙伯符爲竟陵太守時竟陵蠻屢爲寇伯符征討悉  
破之繇是有將帥之稱

王玄謨爲豫州刺史淮上亡命司馬黑石推立夏侯  
方進爲主改姓李名弘以惑衆玄謨討斬之  
崔譔武帝末初末爲振威將軍東萊太守景平初亡  
命司馬靈期司馬順之千餘人圍東萊譔擊之斬靈  
期等  
杜瑗爲交阯太守時勝遯之爲交州刺史遯之在州  
十餘年與林邑累相攻伐遯之將北還林邑王范胡  
達攻破日南九德九真三郡遂圍州城遯之去已遠  
瑗與第三子玄之悉力固守多設權策累戰大破之  
追討於九真日南達走還林邑乃以瑗爲龍驤將軍

交州刺史義旗建進號冠軍將軍  
沈文季爲吳興太守沈登之作亂於吳興文季討斬  
劉真道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文帝元嘉十八年氏賊  
難當使寇漢中真道率軍討破之  
檀和之爲交州刺史元嘉二十四年十月豫章胡誕  
反殺太守桓陵和之南還至豫章因討平之  
南齊柳世隆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宋昇明元年冬  
沈攸之反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州坐  
胡牀以望其軍有自驕色旣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

攻遣人告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斃還都卿旣相與奉  
國想得此意世隆使人荅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  
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遣人於西渚挑戰  
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攻道顧謂人  
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尅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眾  
皆被劫孝武初下與世隆別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  
口舟艦沿流而東則坐守空城不可制也雖留攻城  
不可卒拔卿爲其內我爲其外乃無憂耳至是孝武  
遣軍主桓敬苟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以待賊  
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潛使入郢城通援軍

消息內外並喜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黃回軍  
至西陽乘三層艦作羗胡伎沂流而進攸之素失人  
情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是稍多攸之  
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不息攸之大怒召謂軍主  
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尅白紗帽共著耳  
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直口不關餘人此軍人叛散  
皆卿等不以爲意我亦不能問叛心自今軍中有叛  
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二人叛遣並去不反莫敢發覺  
咸有異計軍旅大散攸之度魯山岸猶有數十匹騎  
自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

爲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相聚結可  
二萬人隨攸之將至江陵乃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  
麟道追之攸之已死世隆後爲湘州刺史永明中湘  
州蠻陳雙李搭寇掠郡縣刺史呂安國討之不克世  
隆到州督衆征討乃平之

王詡爲始興內史廣州刺史劉縝爲奴所殺詡率郡  
兵討平之

蕭惠休爲徐州刺史明帝武建二年魏軍攻鍾離惠  
休破之

蕭意爲徐州刺史武建二年魏軍圍漢中意拒退之

楊公則爲扶風太守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亂公則率師進討事平遷武寧太守

陳顯達爲益州刺史廣漢賊司馬龍駒據郡反顯達討平之

